

歌德自傳

歌德著 思慕譯

書店發行

第十一卷

我在塞遜海姆的樹蔭下，把我的故事——把尋常普通的事與不可能的事，十分巧妙地交錯織成的故事——講完之後，我看見那一路凝神傾聽着的兩姊妹給我的離奇的講述完全顛倒了。她們懇切地請求我給她們把這個童話寫下來，好讓她們自己時時能複述出來和講給別人聽。我欣然答應，而且我希望因此可以得到一個藉口來再造訪。和與她們作較親密的交結的機會。我們一會就要分開，我們恐怕全都會感到那麼快樂地消磨了一個白天之後，晚上就會相形而興味索然。可是，我的朋友却替我擺脫了這種憂慮，他替我們請求主人許可我們馬上告辭，因為他是一個研讀有恆的用功的大學生，決定今晚在德魯遜海姆過夜，明天就依時趕回斯特拉斯堡大學上課去。

當我們到歇宿的地方去的時候，我們兩人都默然無語。在我方面，因為我覺得心坎裏有一根逆鉤把我鈎回去；在他方面，因為他心裏想着一樁不同的事情，一當我們到達的時候，他立即把他所想的，告訴我：「你剛才恰恰講起這個故事，」他開始說，「真是奇怪。牠引起很特別的印象，你覺得沒有？」「那當然，」

我答道：「那姊姊聽到有幾個地方，異乎尋常地笑起來，她的妹妹却搖搖頭，你們三人還很有意思地互相瞧着，你自己差不多興奮到失了常態，這些我怎麼會不覺得呢。老實說，你們這種態度幾乎使我胡塗起來；因為我忽然想起，在這樣的純潔的少女之前，講起她們不知道還好的戲謔，以及使她們對於我的傳奇中的主人公一定發生關於男性的不良的概念，也許是很不合式的事吧。」「絕不，」我的朋友答道，「你猜想不到，你怎麼能猜得到呢？那兩個純良的女孩不是像你所信的那樣絕不習知這些事情，因為她們周遭的廣大的社會給予她們以作種種思索的誘因，而且在萊因河的彼岸就恰有一對夫婦，像你所描寫的那樣，所不同的，不過是你張大其詞和以故事的體裁出之罷了。那男的恰像你所說的那樣高大，粗笨的漢子，女的也夠纖秀，以致男的可以把女的放在手上。這一對夫婦的其他生活狀態，他們的歷史也跟你所講的如出一轍，因此，女孩們會認真地向我打聽，是否你知道這對夫婦，而把他們開玩笑地講出來。我矢口的說：『沒有這個事！』我以爲你不把這個故事寫出來倒好。我們如果用延宕的方法和用種種的藉口，就可以卸去履行約言之責了。」

我聽了覺得很奇怪：因為我杜撰這故事時，絕沒有想及萊因河的此岸或彼岸有這樣一對的夫婦，甚至我自己也不能說明我怎樣會作此奇想。在我的想像中，我很喜歡杜撰這種與實際人事無關的笑話，因

此我也相信，我講給別人聽時，他們也單是把牠當作純粹的無稽之談來聽。

當我回到城裏，重理舊業時，我覺得牠的艱苦比向來爲甚。因爲生而勤勉的人，立下超出他的實力以外的計劃，和担任過於繁重的工作，初時雖做得還很好，但是到後來一有身體或精神上的故障發生，實力與企圖的不相稱便顯現出來了。

我既希望以相當優良的成績考得學位，我便以達到這種目的所必需的勤勉來研究法律方面的東西，可是醫學也引起我的興味，因爲牠縱然不是從一切方面對自然加以解釋，也使人看得明白，而我又因爲社會環境和自己的習慣的關係，更與醫學有緣。對於社交也不能不分相當的時間和注意，因爲許多家庭每對我代表好感和敬重呢。不過担负起這一切重荷，和繼續的做下去，比起赫德爾課於我的負担——無限地沈重壓在我身上的負担來，實在算不了甚麼。他首先從我的面前撕破了那隱蔽着德國文學的貧困的帷幕；他首先殘酷地打破我所抱的那麼些的成見，這樣子，在祖國的天空中便只有寥寥無幾的明星輝耀着，因爲他把其餘的一切文星都只看作是一時的流星呢。而且，我自己所希望和幻想的事情他却那樣的看輕，以至我開始對於我自己的能力發生懷疑了。可是，同時，他又拉着我走上他自身所欲通行的光明的大道去，使我注意他所愛讀的著者——其中斯尉夫特（Swift 英國諷刺作家，一六六七——一七

四五)和哈曼(Hamann)德國哲學者，生於哥尼斯堡與康德赫德爾友善，文體神祕，思想深奧，有「北方魔術師」之稱，最爲他所敬重。他使我低首下心，而又激動我使我昂頭向上。我既陷在這種種的迷惑混亂之中，這時又添上新生的戀情，使我有沈沒其中之勢，這種戀情雖一時間引我逸出這種迷惑狀態之外，但究很難完全超脫。此外，我的身體上還得有一種病，這即是說，我每吃過飯後，便覺得喉痛如絞，得病的原因由於我在公寓裏慣飲並且很喜歡飲一種紅酒，到後來我才把這種習慣戒除，病便很容易治好了。當我到塞遜海姆去的時候這種難堪的苦痛幸而離開了我，因此我在那兒得有兩種的歡樂。可是一當我回到城裏吃飯，這種痛苦馬上再起，使我大爲煩累。因爲這一切事，我爲之憂悶不樂，外貌跟我的內心同樣的陷於這種狀態中。

因爲正在食後這種病痛劇作的時候，我就要參加臨牀實習，我更異常不快。我所尊敬的教授，以愉快的態度，領我們從一病床到另一病床去，有重要可注意的症候，便給我們詳細說明，對於病的經過作診斷的解釋，他的處理的方法，恰像醫聖希波革拉第(Hippocrates)那樣非凡。藉着這種方法，他不須理論，而由自己的經驗把病理學的各项目解說出來，他的結論更常是一課中最可寶貴的地方。這一切吸引我到他的身邊，使我對於這一種外行的學科——我僅僅從罅隙中窺進去的學科——更有興味更加喜歡。我

越明白病理，覺得藉着這理論，病的治理，人類的外形和本質的恢復都有可能，我對於病人的嫌惡便愈減退。在教授方面，覺得我是一個奇特的青年，像是特加青眼，我去聽他的講授，那樣的變格的事情，他也原諒。可是，這一天，在將下課時，他不像向來那樣，作關於診察病症的結論，而興致洋洋的說道：「諸君，我們將有幾天的假期了，請你們利用這幾天來把精神振作一下；學問的工夫不單是要認真的勤勉地來做，而且也要以愉快自由的精神來對付牠。好好的把身體運動運動，徒步或騎馬漫遊這個風景美麗的郊野，本地的人將會看見慣熟的故鄉的風物而色喜，外來的人會得到新的印象，留下一種愉快的記憶呢。」

實則他這種帶有忠告意味的話只爲我和另一個學生兩個人而發；我希望那一位學生聽了這種金石良言也像我那樣恍然大悟！我覺得如聞來自九霄的福音，趕快去雇定一匹馬，打扮整齊，我叫人找外蘭來，偏巧他不在。我的決心不會因此而挫折，不過，可惜我打算錯了，不能像預期那樣的早出發。我雖快馬加鞭的趕路，但是在途中已見夜的掩至。路是看得清楚，不至迷失，月亮像是嘉賞我的熱情的企圖那樣，燦然照着。晚風頗緊；夜色淒然，我爲着不要待至天明才獲覩她的顏色，便縱馬奔馳而去。

當我到達塞遜海姆從馬上下來的時候，天已很晚。我向客店主人打聽牧師家裏還有沒有燈，他便斷言，小姐們才回到家裏；他聽見說，她們還等候一個客人來。我覺得這個話有點不對勁；因爲我希望訪問她

們的單是我一個人。我連忙跑去，縱然是晚了，至少也要占先一步看到她們。兩姊妹正在門口坐着；她們像是不大顯出驚詫，可是當菲烈德力加對珂梨佛湊着耳朵說道：「我不是說過嗎？他真個來了！」這話給我聽見，我倒驚詫起來。她們領我進屋裏去，我看見，在桌子上已預備有一些輕淡的夜飯。母親把我看做老朋友那樣跟我寒暄，可是當姊妹在燈光下端相我時，她哈哈的縱聲大笑，因為她是不大能自制的。

這種開頭的有點離奇的應接過了之後，我們的談話馬上就隨便和熱鬧起來，那一晚上我還在悶葫蘆裏的事情到第二朝我就明白了。菲烈德力加也曾預言我會來訪，如果一個人的預言——縱然是可悲的預言——應驗了，誰不覺得洋洋自得呢？一切豫感，在爲事實證明靈驗的場合，無論這是由於感情的銳敏而察知遠隔的事件，或是藉着銳利的知性而能推知必然而不確的因果關係，都使個人感到有可自負之處。至於珂梨佛的大笑的原因也公開出來：據她的自白，她看見我這回打扮齊整裝飾漂亮而覺得好笑；可是，關於這一點，菲烈德力加的見解便不同，她以爲把我這種裝束看做是爲取悅於她起見，而不視為出自虛榮心。這是較好的解釋。

早晨，還早的時候，菲烈德力加便約我一塊去散步，母親和姊妹都忙着有事，準備一切來款待好些客人。我與這個可愛的女孩並肩走着，在美麗的星期日的早晨，享受像那位極可敬慕的嘿柏爾（Hebel）即

醫科教授）所描寫的那樣的田野的景色。她向我細說將臨的嘉會，請求我幫她的忙，俾一切的遊樂都可以盡量的一塊兒和有秩序地享受。她說：「客人多的時候，通常各自消遣，笑謔和遊戲只恍恍惚惚地享樂着，所以到末了，有一部分客人除了拿紙牌來玩，另一部分人縱情跳舞之外，便沒有別的消遣方法了。」於是，我們打算在吃飯前後娛客的計劃，兩人互將所知的新的社交遊戲說出來，我們的意見一致，心滿意足作成了今日的程序。那時教堂的鐘聲已招我們去禮拜去，在教堂裏，坐在她的身旁，聽着她的父親的有點乾燥的說法，也不覺得太長。

在愛人身邊的光陰老像是箭一樣的快，不過，我在教堂的時間也在特殊的思量上消磨過去。我翻覆地想着她剛在我面前極自由地展開的種種特長之點：有思慮的愉快，帶着意識的天真爛漫，有先見之明的喜悅的心境，這些特質像是兩不相容而竟在她身上合體，而且在她的外貌上也很美妙地表現出來。同時我也不禁對於我自身認真地省察一下，可是這種反省倒敗壞了我們的自由無碍的愉快心情了。

自從那一位狂熱的女郎（指跳舞師之女兒璐仙德，見上冊第九卷）詛咒過我的嘴唇和使牠聖化（因為每一種起誓都含有這兩方面）以來，夠迷信的我，小心不敢跟任何女子接吻，因為我恐怕異常靈秘地害及她。在動人的青年女子之前，情慾的發作常足以使青年人要向她求取這種多少可以爲愛的表

示的接吻，所以我總極力遏抑這種情慾。可是，即在極規矩的交際社會中，我也須忍受一種很困難的試練。那種帶有多少機智，所謂「小遊戲」（Kleine Spiele）——青年男女們藉着牠們而聚在一塊，大夥兒歡樂——恰是大部分靠着打賭的彩頭來增加興趣，而接吻却不是不重要的打賭之彩頭。我曾下決心不跟人接吻，可是有某一種缺陷或故障常引起我們試作我們平常不爲的事，在這種場合，我便出盡我所有的才能和機智，來使我渡過難關，而且使舉座也無所失，而倒有所得。當以卽席吟詩來認罰的時候，人們大都向我要求。我既常預備着有這一套，而且識得在這場合以詩來讚美那家的女主人，或對自己最表示好感的女客。倘若碰着逼着要我接吻的時候，我便力謀轉圓的方法來脫身，並且使人們也滿意。我既有時間預先來作這種思索，所以不會缺少種種色色的巧思妙想，不過在卽席之間想出的，倒常是最妙的呢。

當我們回到家裏，從各方面來的客人已雜沓一堂，高興地交相談笑。不一會，菲烈德力加便把他們聚在一起，領他們到那林中的清幽的廣場去散步。在那兒已準備有很豐富的小午食，想以有趣的社交遊戲來消磨午飯以前的時間。在這種場合，我也能得到菲烈德力加的同意——縱然她不測知我的祕密——準備和實行一些不須賭彩，和不以接吻爲賭彩的遊戲。

這時我的技巧和熟練，更特別的需要，因爲這一班對於我全然陌生的客人恐怕很快已經覺得我跟

菲烈德力加的特別關係，戲謔而殘酷地拼命逼着我做我私心要避免的事。本來，在這種會集之中，人們一看出男女們戀愛的開始，或把他們弄到狼狽，或強使他們的關係更密切一點。誠然，在後來，他們兩人之間的戀愛關係已經顯露出來，人們這時便又想法子來把他們拆散，究竟，這樣的社交界中人，只求有趣，對他人爲利爲害就完全不放在心上了。

在這一早晨，我可以十分仔細來觀察菲烈德力加的一切言行，在整個遊樂的時候，她仍是始終一致。看了附近農人們特別對她親切的招呼，就使人知道她是對他們有恩惠，和引起他們的愛慕了。在家裏，有姊姊在母親旁邊幫忙；凡是需要體力的事情都不用幹，家人說她「胸弱」，所以不讓她做粗重的事。

女性之中有些在室內時特別惹人愛，有些在戶外時較爲悅目，菲烈德力加是屬於後一種女性。她的舉動，她的體貌，最動人的就是她步登高坡的時候。那時，她的體態的輕盈優美，像是與繁花滿徑的地上爭妍，她的姿容的無限的綽約像是與碧空競麗。這種在她周圍的歡暢之氣，她也帶回家裏去，不消一會就使人覺得她懂得消除那些起自客人間的困惑，和很容易地把一些不快的小事情的印象打消。

一個人在他的愛人身上感到的最純潔的歡悅，就是看見她也使他人歡喜。菲烈德力加在客人間的行動一般，上是藹然可親的。在幾次散步的時候，她像一個分人歡慰的仙人那樣，這兒那兒飄翔着，這兒那

兒一有漏罅出來，她就認得填補。她的動作的輕靈，我們前已讚美過，而最美妙的就是當她跑的時候，正如小鹿輕輕地飛越過初萌生的植物的場合，牠像是很充分盡牠的性分那樣，菲烈德力加最明白地表現牠的獨特的舉措的場合，就是當她忙趑着步輕輕地在田畔或草野走過，去拿回忘了的東西，找尋失物，招喚遠遠走過的人，或辦一件切要的事情的時候。那時，她從不會喘氣，跟平時完全一樣的安閑。因此，在有些人看來，她的兩親說她「胸弱」，對她特別掛心，未免是杞人之憂吧。

有時陪同我們在草地和原野間散步的牧師，常不得到適當的談話的伴侶。因此我便陪着他走，而他總不免再提起他的老題目，對我詳細地談及他提議重建牧師宅一事。他特別抱怨的，就是他不能再得到那精細地繪成的圖樣，俾能對此加以思索，以及考慮一下關於修繕的事情。我聽了便說，補畫一個不是難事，並自告奮勇替他繪一個先成爲一切的基準的草案。他聽了很高興，他說必要的尺寸的測量就要靠學校教師的幫忙。說完他馬上連忙跑到教師那兒去找他，俾明日早上可以得到大尺和小尺。

他去之後，菲烈德力加便對我說：「您真是親切，能夠包涵父親的弱點，不像別人那樣，早已厭煩他這種話，想避免說起這事，或打斷他的話頭。不過，我要向您直白地說，我們家裏其餘的人都不願意新築，這種新築對於這鄉村，以至對於我們都像是過分，不相稱呢。而且，新的房子就要新的傢具！我們的客人既在舊

房子過慣了，進了新樂的房子恐怕也不會覺得舒服一點吧。在現在的房子裏，我們可以充分地款接客人，在一個較寬大的房子裏我們怕會感到不適合。我們所想的就是這樣。可是請您不必中止您對父親的好意，我真是衷心感激您啊！」

有一個陪同我們一塊的女人，說起幾本小說的名字，問菲烈德力加有沒有讀過。她答說沒有，因為她本來讀書很少；她是在一種澄明的、道德的生之享樂中長大，和從此得到教養。我差不多把威克斐爾牧師傳說到嘴唇邊來，不過我沒有勇氣把這書介紹給她；小說的情節與他的家庭的狀況相似的地方太顯著太多了。「我很喜歡讀小說，」她說道，「在小說裏頭我們看到種種的好人，我們希望真正看見有相似的人呢。」

房子的丈量是在第二天早晨舉行。這事進行得頗慢，因為在這種技術上，我跟學校教師都是一樣的不熟練。到末了，才繪成一張過得去的草圖。善良的牧師向我說出他的意見，當我向他告辭，要將這圖帶回城裏去從容的畫好的時候，他也高興。菲烈德力加欣然跟我作別；她之深信我的愛，正如相信我信她的一樣，因此十二哩的路程的距離也不再覺得是遠隔了。坐驛馬車到德魯遜海姆來，是很容易的，以及藉着這種交通工具，經過職業的信差或臨時的信差之手，與她保持接觸也不是難。而傳遞信息者常是請喬治充當。

回到城裏去後，我一清早——因為我實無法久睡呀——就從事於圖樣的製作，力求畫得整潔。在未畫好以前，我叫人帶幾種書籍給菲烈德力加，還附上一張說得很親切的短簡。我馬上得到她的覆信，對着她的纖秀娟好，衷心流露的筆蹟而非常高興。信的內容和風格也是自然的，美好可愛，出自心底，因此我從她所得的印象銘刻於心，常活生生地留着。我心裏老是欣然翻覆想像她的一切的特長，滿心盼着不久就可以再見到她，而且更長久地與她晤面。

這時已不再需要那位善良的教授的督促；他那一番話恰在適切的時機使我從根本上得到治療，因此，我不大有心思想再去看他以及當作他的教材之病人了。和菲烈德力加的通訊漸漸頻繁起來。她邀我去參加一個祝典，那時，住在萊因河的彼岸的客人也會來，這回我還可以住久一點。我答應她去，收拾了一大箱子衣服裝在驛馬車裏，不消幾個鐘頭，我又在她的身邊了。在那兒會見了一大羣的歡笑着的客人，我把牧師拉到一旁，把圖樣遞給他，他看了大為高興，我跟他談起我在製圖時所想及的事情，他歡喜到忘形了。繪圖的整潔特別得他的稱讚。我本來從小時起已練習繪圖，這回更用極精美的紙，特別用心的畫。不過，主人的這種歡悅不一會就給人削減了。因為他心裏太高興了，不聽我的勸告，把這房子的設計圖拿出來給客人們看。客人們不獨不對這圖表示他所期待的讚辭，而且一部分人對於這精巧的製圖漠然不加一

盼，一部分人自以爲懂得此事的人的態度更壞，他們譏誚這圖畫得不內行，當老牧師一下子不留意的時候，他們竟把這個整潔的圖當作草稿那樣看待，有一個客人用一桿硬鉛筆將他所擬的修正的線粗重地畫在這細薄的紙上頭，以致無法再恢復原來的美好修潔。

老牧師的喜悅既備受摧殘，他極感不快，我縱然對他矢口的說，我自己只把這圖當作是我們所談過的計畫的草稿，還應依照着牠來畫新的圖，但我也差不多無法安慰他。他不管我怎麼說，快快然走開了。菲烈德力加因爲我對她的父親那樣親切，對別的客人的粗暴的態度又那樣忍耐，向我表示感謝。

可是，在她的身旁的我既不知有甚麼痛苦，也不知有甚麼不快。那天的客人差不多全是年青好鬧的人，其中有一個老紳士吵鬧得比他們更甚，所行的事更比他們做的出奇。在早餐的時候，他們已不肯把酒放過，午飯既很豐富，他們更縱情的吃喝。而且在頗熱的天時鬧了一下之後，他們更特別的開胃，當那上述的老官吏狼吞虎嚥時，青年的客人們也不甘落後，風捲殘雲似的吃喝了。

我在菲烈德力加的左右感到無窮的歡悅，談笑風生，意興洋溢，機智百出，聲調高揚，不過因爲她的情感，敬意和倦戀之故，不無矜慎自持。她也同樣的爽朗愉快，對我的話抱有興味，而同時向我吐露衷情。我們像是只爲客人們而生活着，實際上，我們倆單單是你爲我我爲你而生存。

吃完飯之後，大家都跑到樹蔭下，開始作社交的遊戲，種種打賭的遊戲輪流的拿出來玩，輸了認罰時，便要答應種種的奢求，人們要求輸的人裝扮奇怪模樣，或作種種的可笑的舉動，或課他以難題，要他解答，這一切都顯然是迷醉於恣情無度的歡樂之中。我自己也談諧百出，來增進這種笑謔之樂，菲烈德力加屢以天才的雅謔使四座增光。我覺得她這時比向來更加可愛，一切的憂鬱的，迷信的痴想都從我心中消逝，一有機會讓我深情款款地吻我的那樣窈窕可愛的女郎，我就不肯辜負過，而且以後更敢常翻尋這種歡悅了。

衆人對於音樂的企盼終於得到滿足了，他們一聽見音樂，全都連忙開始舞蹈。初作日爾曼的土風舞（Die Allemand）繼作〔華爾茲〕舞，終以旋回的跳舞結束。客人們誰都習於這種國民的舞蹈，我也施展出從那兩個祕密的女教師所得的本領來。菲烈德力加的跳舞像她走路，跳躍，飛跑那樣輕盈自然，發見我是一個有熟練的舞侶，很高興。我們倆大半都合在一塊兒起舞，可是人們四面八方的要跟她說話，沒有多久我們不得不停止跳舞，不再鬧下去了。我們彌補的方法就是手挽着手兩人獨自去散步，到了那塊林中的平地裏，我們極熱烈地互相擁抱，極真摯地誓言相愛不渝。

客人中年齡稍長的人們避去遊樂的熱鬧，也跑到這兒來，把我們喚走。在晚餐的時候，人們的豪興還

沒有闌珊跳舞，直至深夜，人們乾杯互祝健康以及互爲笑樂，跟中午一樣的熱鬧。

我就寢後，才熟睡了兩三個鐘頭，沸騰的熱血使我醒過來。在這種時分，在這種場合，憂慮和後悔常向着那橫陳榻上的無備的人襲來。是我的想像中，同時描出那最生動可怕的光景；我看見璐仙德在使勁地吻我之後，狂熱似地從我身邊退去，雙頰熾紅，眼睛散着火光，吐出那個毒咒的情狀，歷歷如繪。她的詛咒本只爲威嚇她的妹妹，怎知無意識詛及其他的無辜的女子了。我又看見菲烈德力加在她的面前呆呆像化石地站着，面容慘白，感受着她自己茫然不知的毒咒的結果。我夾在她們的中間，既不能否定那奇事的精神的影響，又不能避免那預兆凶事的接吻。菲烈德力加的柔弱的身體像是更增那詛咒的惡果的兇讎，這時她對於我的愛像是要以不幸而終；我真願向另一個世界逃去呵！

但是這時隱在我心裏，比這種悔恨更痛苦的，我也不想隱瞞不說。我這種迷信是給某種的自負心所支持着：我的嘴唇——無論是聖化也好，被詛咒也好——比一向像是特別一點，有意義一點，我許多時故意避免接吻這種純潔的歡悅，一部分爲的是保存我的兩唇那種魔法的特權，一部分爲的是免得一個無辜的婦人因此受禍，我意識到自己這種禁慾的行動時，實在有不少的自負心。

可是，現在一切都已完了，噬臍莫及。我已再回到尋常凡俗的狀態中，我相信這位極可愛的女性已受

了災侵，我給她以無法回復的傷害，這樣子，破戒後的我不獨不能拔除那個毒咒，而且牠反從我的嘴唇刺入我的心裏了。

這一切的思想在我的爲愛和熱情，酒和跳舞所激動的血中馳驟狂舞着，使我的思考力混亂，使我的感情苦惱，於是，特別是把現在的心境比起昨日的歡暢時，我感到突陷於無涯的絕望之中，幸虧曉日的光輝從窗櫺的罅隙射進來，這個初昇的太陽打消了黑夜的一切魔力，使我再從榻上站起來；我一直跑到戶外去，心傷縱不會全治，也已很快地回復元氣了。

本來，迷信和其他類似的妄想，如不迎合我們的虛榮心，反成爲牠的障礙，使這種微妙的心理陷於苦悶，便很容易失掉其威力。那麼，我們會注意到，只要擺脫牠，無論何時都可以擺脫牠。如果我們壓抑牠越爲我們之利，我們便越容易驅逐牠。我再與菲德烈力加會面後，她的姿容之晤對，她的愛情之感受，以及環境的快關，一切都似責備我爲甚麼在極樂的時節中却在心裏棲留着憂愁的惡鳥。我相信已永遠把這種黑暗之力驅逐了。這個可愛的女郎的日益親近和可信賴的態度使我歡樂不勝。這回跟她作別，她像對別的朋友和親戚那樣公然給我一吻，我更覺得幸福不淺。

回到城裏，已有許多的事務和交際上的事情等着我，但我却藉着與我的愛人的經常的通信，而把心